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收藏

张学良口述历史

(访谈实录)

1

张学良 / 口述

张之丙 张之宇 / 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 / 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张学良口述. 张之丙 张之宇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编委会整理.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54-0450-9

I. ①张… II. ①张… ②张… 张… ③张… III. ①张学良(1901~2001)—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2693 号

此简体版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出版发行。未经授权出口本书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

未经出版社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也不得在数据库或检索系统中存储。

出版人 周一
责任编辑 宗边
责任校对 康莹
装帧设计 古润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5 印张 2584 千字
版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00 元(全七卷)

ISBN 978-7-5154-0450-9



9 787515 404509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张学良口述历史”

整理与编辑委员会

项目策划：陈达枢 新田满夫 陈锦煌 松村达生
陈 非 陈 捷

总 主 编：杨天石

主 编：张友坤

副 主 编：胡玉海 王海晨

执行主编：周五一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海晨 刘东社 孙晓林 李云峰 张天社

张友坤 陈 非 胡玉海 杨天石 杨奎松

杨 瀚 范丽红 周五一 郭俊胜 郭冠英

钱 进

编 辑 组：孙晓林 周五一 陈 非 韩知更 杨志奇
杨立平

（董正、吴宁、任小平、柯琳芳、阎力平等
参与了部分编辑或资料核实工作）

出版说明

一、“毅荻书斋” 存藏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由来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直到 1990 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 年后定居美国，2001 年 10 月 14 日逝世。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多国媒体和学者对他进行了访谈。1991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 1991 年 12 月至 1993 年 8 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 60 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 145 盘，录音资料约 7000 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二、“毅荻书斋” 存藏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特点

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较张学良的其他口述作品，具有以下特点：

1. 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依据采访录音带听录的口述文本资料多达 120 余万字。
2. 口述内容十分广泛、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3. 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
4. 在诸多口述中，这是最正式的一部。全部口述历史工作经过张学良生前亲自授权。

5. 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

三、“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价值

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访谈主要围绕其一生及其经历的事与人展开，口述中充满了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深挚情感。张学良的口述细化了许多历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丰满，许多人物更加鲜活；他的口述也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变得清晰；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张学良口述历史除了因为张学良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使其具有不可替代性价值之外，他本人叙事风格的个性化也是一大特点。访谈内容真切具体，语言风格率性独特，方言口语生动自然，讲述话题随性而易，不囿常规。总体而言，个人色彩纯粹，较少有其他因素掺杂。同时，也由于张学良的特殊经历、鲜明的个性、90多岁高龄的记忆性失误，以及访谈者对受访者的迁就等原因，口述中也存在内容重复、叙述松散零碎等问题和缺憾。

整体上看，张学良口述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有文史爱好的普通读者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品，是研究张学良和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四、“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史资料整理的情况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组织人员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谈录音作了文字抄录，但由于历史、文化差异等原因，抄录的文稿差错很多，不堪使用。为使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Cengage Learning）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整理和出版这一口述历史资料，整理工作主要由当代中国出版社负责实施。当代中国出版社获得授权后，于2009年成立了“‘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辽宁大学、沈阳大帅府博物馆、温州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经过反复研商，编委会制定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整理方案与细则。

编委会确定的整理工作基本原则为：

1. 充分尊重历史，确保符合口述者原意，尽可能保存口述资料中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内容；

2. 尽可能保留访谈录音的原貌，访谈中明显的错误以注释方式予以订正。力求吸收海内外史学界在民国史，特别是张学良研究领域取得的丰富成果；

3. 整理过程坚持准确、规范的标准，辅以必要的参考资料和方便实用的检索工具，以提升原始口述材料的价值，有助于读者查阅、利用。

4. 以专家及一般近代史读者为目标读者对象，对正文加工及添加注释时要兼顾普通读者。

在编委会的指导和参与下，对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 145 盘访谈录音资料的整理工作大体分两步走：一、听录并形成文本资料；二、将文本资料整理、编撰成“张学良口述历史”作品。

听录并形成文本资料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全部录音资料做听录工作，形成初次文本；第二阶段，组织专业编辑人员对照初次文本做复听校录，尽可能消除初次听录时（即非访谈表述本身的）出现的错误，形成校订文本。

随后，编委会的专家和编辑人员以整理编辑方案细则为依据，对校订的听录文本加工编辑，拟定标题、核查资料、撰写注释等等。各次访谈的主要整理人为：胡玉海（第一次至第十次访谈）；钱进（第十一次至第二十次访谈）；王海晨（第二十一至第三十次访谈）；范丽红（第三十一至第四十次访谈）；李云峰、刘东社（第四十一至第五十次访谈）；李云峰、张天社（第五十一至第六十次访谈）。张友坤对六十次访谈做了通读和统稿。

出版社和特约的编辑人员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部分访谈资料的查对、注释的复核与补充、人名统一、体例规范等工作，并编写了人物和事件条目、编制了索引。

五、“毅荻书斋”收藏张学良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及编辑体例

1. 保持访谈原貌，保持访者与被访者对话的方式不变；全书按访谈时间排序，一次访谈为一个单元，共设 60 个单元。

2. 设立标题，方便读者查阅。根据访谈的主要内容设两级标题，即每一次访谈为第一级标题，之下依不同内容设第二级标题。

3. 通顺文句。听录文本中，凡语句不通，或有明显语病的句子，适当修改。在确保文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增加或删减文字、调整词句、修改标点等方式，尽量做得文从句顺，文意清晰；残缺不完整的句子，补上必要的词语，使得文意基本清楚。整理者的补文均用符号 [] 表示。

4. 删除过于枝蔓（如纯粹的寒暄问候、闲聊）或完全重复的内容。但是，尽可能保留有价值的信息，如，有些谈话虽与历史无关，但能反映访谈情景和对了解张学良生活习性有益的，都予以保留。

5. 尽可能地消除听录时（即非录音表述本身的）出现的错误。

6. 增加注释。注释范围：（1）专有名词及少数专业术语和特殊方言词语。（2）订正错误或列举异说。（3）补充性说明。

口述访谈中涉及的人物、事件众多纷繁（如提到的人物多达 1200 余人），有的人和事反复谈及，原则上谈及的人和事在首次出现时尽量在当页作简要的注释（包括说明性、考证性的注）。

访谈中因缺少时间、地点、基本情况的交代，或存在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影响对上下文的理解时，通过加注补充相关情况，以明了叙述内容。原文不作改动。

六、编撰《注释/索引》卷

为辅助读者查阅、使用口述资料，特编撰与此配套的《注释/索引》卷。

1. 口述访谈中涉及的人和事都尽可能在《注释/索引》卷中以条目形式出注。由于访谈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面广、量多，本着尽量为读者提供信息和线索的原则，有些人物较为生僻，资料稀缺，只好将现有资料勉力提供。限于水平，注释和人物简介中难免存在不当甚至错误，敬请谅解。

2. 同一人物或事件的不同名称、称呼或说法（如，人物的字、号、别名）以通用的为主条，其他的称呼或说法参见主条。

3. 《注释/索引》卷收列的所有人和事都标注出该人物和事件出现在某次访谈中。如【十五】1、8，即表示该人物或事件在第十五次访谈的第一和第八小节中涉及。

这部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得到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支持，出版工作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特在此表示感谢！

导 言^①

张友坤 胡玉海 王海晨

人类传承历史记忆始于“说”，而不是“写”；人们了解历史始于“听”，而不是“读”。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始于伏羲氏，那时还没有文字，不可能“写”，只能靠口传；三千弟子追随孔圣人习儒，那时还没有《论语》，不可能“读”，只能靠“听”；每个人最初了解的历史常识，多来自父母的嘴，不是课本，因为那时还在牙牙学语时。

“说”是传承历史记忆最原始的方式，“听”是历史记忆的最初“原点”。

“说”比“写”简单，“听”比“读”容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说”具备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死”为“活”的特点，因而，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人们都没有放弃大人给孩子讲故事，教师给学生讲课的手段。但文字发明后，“说”史方式在社会精英阶层似乎“退居二线”。

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借助录音机才使“退居二线”的“说”史方式再次走上前台。一个叫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的西方学者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口述历史”。于是，口述历史逐渐火爆全球。

“口述历史”在西方“火”了40多年后，开始进入中国。人们逐渐认识到：任何一位沧桑老人的离去，都意味着一座历史博物馆的崩塌。为了“抢救”历史，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口述潮”。新闻记者、学者、出版者纷纷迎潮而涌，踏浪争雄，冠以“口述史”的文章、节目、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泛绿”争奇。到目前为止，运用口述方法传承历史记忆做得最精彩的民国人物应该是张学良，在编辑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方面倾力最多的中国出版社应该是当代中国出版社。这一评价，也可能属于一管之见，但绝不是无根由的妄言。一是我们近年来热衷于现代口述历史的理论学习与探讨，也算

^① 本文由王海晨教授执笔。

做“半个弄潮儿”；二是一直关注国内有关口述史著作的出版，并在研读基础上对各种版本作过比较；三是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推动口述历史勃兴所做出的贡献和长期规划，尤其是我们直接参与了《张学良口述历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版）的整理工作，并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四是我们30多年来从没有放弃对张学良的关注与研究，并有一些学术体会。

以下我们将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管见”作一展开，与读者作一交流，希望我们的一管之见，能对读者有些许助益。

一、我们对口述历史是怎么理解的？

谈到张学良口述历史，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口述历史？

学界对什么是口述历史尚无定论，笔者第一次看到张学良口述原稿和书名时便产生了一些疑问：本书是以什么标准界定口述历史的呢？

学界对口述历史的定义有哪些争论？

“口述历史”一词是舶来品，起源于西方。自它诞生的那天起，对口述历史概念的争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现代口述历史进入中国后，争论仍在延续。

为了加深编委会成员对口述史理论、概念的理解，当代中国出版社为各位成员每人发了一本西方口述史家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和姚力翻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笔者还找来杨祥银博士撰写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保罗·汤普逊著、覃方明等翻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认真阅读。

学界对口述历史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强调工具性。采访者与口述者中间放个录音机，将口述者所说的原原本本录下来，即为口述历史。^①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

二是强调叙述性。口述历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叙述”就不仅仅是

^① 如现代西方口述史家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英国学者保罗·汤普森也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参见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口述，还包括历史当事人自己用笔写下来的历史，认为它同口述只是方式和工具不同，实质是一样的。^①

三是强调互动性。口述历史不是口述者的“自言自语”，而是采访者和口述者的问答记录。采访者在事前要有完善的准备，有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形成的采访计划。访谈中，采访者与口述者互动，口述历史不仅包含口述者的观点，也包含采访者的观点。^②

四是强调综合性。口述历史是在口述录音、录影或文字记录基础上，“经过整理、校正而编辑成的一种史料”。^③

我们对口述历史的含义是怎么理解的？

本书编委会对上述四种观点进行了争论和分析。

如果按第一种观点，即“有声音的历史”来收录，只要把存储于录音机（摄像机）里张学良的声音转换成文本就行了，不需要任何加工整理。

如果按第二种观点，即“口述历史是叙述的历史”，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奉命”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自传体《杂忆随感漫录》、日记、书信等都应该收入本书之内。

如果按第三种观点，口述历史是有计划的“问答录”，那应该包括张学良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答记者问。

第四种观点基本涵盖了第一种和第三种，只不过它更强调整理、校正和编辑环节，并提出了口述史料和口述历史的区别（此点将在下一小节讨论）。

对口述历史如何定义不是文字游戏，它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界定。结合本书的编辑意图，编委会从口述历史与回忆录、现代口述与传统口述、口述历史与传统的新闻采访、口述历史与“个人叙述”的区别等问题入手，展开了多次讨论，最后综合西方学者唐纳德·里奇、中国社会科学院虞和平、左玉和研究员、杨祥银博士等人的观点，认为现代口述历史应该具备四个要素：即采访、口答、录制、整理。一是采访者有计划地问；二是口述者口头回答；三是用电讯设备现场录音录影，四是对录制载体进行专业整理。即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个人口传记忆，并对其进行专业整理而形成的文字才称得上是

① 程中原：《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

② 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答。”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③ 虞和平：《口述史学的学术特点》，《北京党史》2005年06期。

现代口述历史。

为什么以访、答、录和整理作为衡量口述史的主要因素？

有人认为：口述历史就是亲历者的口述。确实，口述历史的第一要素是口述，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问”、“答”、“录”和“整理”的重要呢？这不仅涉及对现代口述历史形成过程的强调，更涉及到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回忆录、新闻访谈、有声日记、讲话录音、窃听录音等的重要区别。

“问”出来的有声历史，和其他录音有着本质的不同。(1)“问”的目的是为了挖掘文献中没有记载、或记载模糊的史料，没有“问”的声音，没有学术目的的录音不是口述历史。如窃听录音。(2)“问”是有准备、有计划的。先问什么？后问什么？怎么问？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不是两个人或几个人随便闲聊，更不是个人的演讲录音。(3)“问”的声音发于具有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员，专业人员的“问”可将受访者的口述引入学术轨道。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录音，不能称其为口述历史。如一般性新闻采访。

有“问”有“答”的口述，与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的口述录音不同。自言自语、自问自答的录音，即便“述”的内容是亲历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也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因为那是有声回忆录，或是有声日记，有声回忆录、有声日记和一般回忆录、文字日记没什么大的区别，不具有现代口述的本质特征。

用电讯设备现场录音录影，与采访文字记录不同。(1)受访者口述，采访者作文字记录，与录音录影不仅是形式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准确，再训练有素的速记，也无法将口述者所说的内容一字不差的记录下来，不准确、漏记、误记都会影响口述史的质量。(2)即便把口述者的口述一字不差地写成文字，也无法将口述者在口述时的情绪起伏记录下来，而口述者在谈到不同问题时语气的加重与减轻、音调的上扬与下沉、语速的加快与放缓、面部表情的轻松与忧郁，都体现着口述者对口述内容的重视与轻鄙、赞同与反对、得意与无奈、喜悦与愤怒，等等。(3)采访者与口述者之间放个录音机或摄像机，其作用不仅是将口述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它还具有提醒口述者“你说的将成为历史的记录”，“你要为你所说的负责任”。一个小小的电讯设备，具有无形的“威慑”功能，这有助于强化口述者对历史负责的意识，使一些口述者在想说假话时有所收敛。

录制下来的口述录音录影，需要整理、加工、考证、辨伪，这是口述历史和口述档案的重要区别。未经加工整理的口述记录是口述档案，或称口述

史料，经过专业整理的才称得上是口述历史。

二、张学良口述历史究竟有多少个版本？

根据上述理解，张学良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期间，以录音的形式保存口传记忆的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经过史学工作者加工成文本和电视信号的，主要包括以下五种：

(1) 《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1986年，张学良侄女张闾蘅把大伯与她的谈话录音带送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吕嘱咐秘书张友坤将录音整理成文，严守秘密，待机发表。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驾鹤西去，为怀念张学良将军，纪念西安事变65周年，张将该文发表于同年12月6日的《南方周末》。^①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张学良口述历史，也是经过大陆学者整理加工的第一部张学良口述历史。

(2)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采访时间为1990年上半年，共录制了11盘录音带，^②2007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全书16万字，口述历史部分近10万字，分为身世、年少时、女人们、将领们、不做东北皇帝、九一八与西安事变、余生七章。

(3) 《张学良——昭和史の最後の证言》。1990年6月和8月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形成音像资料18盘，当年制成电视片《张学良现在有话要说》，相继在日本和台湾播出，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张学良——昭和史の最後の证言》同时在日本正式出版。1992年由管宁、张友坤译成中文，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口述部分约13万字，分为张学良登场、年轻领袖、“满洲事变”与“满洲国”、西安事变、监禁生涯五章。

(4) 《世纪行过——张学良传》（4集电视纪录片）。在对张学良长期采访基础上，郭冠英又赴中国大陆，按张学良一生走过的路线实地采访，于1993年制成《世纪行过》电视片，分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

^① 由于1986年蒋经国还活着，张学良谈话内容主要局限在家事和东北易帜以前的事情。而涉及西安事变的只有几句话：“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今年我86岁了，才跟你们说这个话。”可见张学良认为发动西安事变是他‘厉害’的表现。

^② 张之宇对此有异议，见张之宇著：《张学良探微——晚年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313页。

由四集，每集 50 分钟。2000 年在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该节目从筹备整理到最后播出，曲曲折折，长达 10 年之久。

郭冠英曾服务于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与曾奉命“保护”张学良的王新衡之子王一方是同窗好友，经王介绍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张学良相见，后来成为“忘年交”。他的《世纪行过》是中国人制作的唯一一部以影视为载体形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

(5) 哥伦比亚大学版张学良口述历史。1991 年，张学良从大陆到台湾 45 年后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及时捕捉到了这一机会，并为此迅速组织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出身燕京名门世家，既熟谙国故，又长期服务于哥大东亚系的教师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担纲采访，自 1991 年 12 月 17 日至 1993 年 8 月 3 日，前后共采访 60 次，共采得录音带 145 盘。这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三、哥伦比亚大学版何以最具权威性？

衡量张学良口述历史版本的权威性，似应把握如下几个因素：

一是哪个版本程序更符合学术规范？衡量程序是否规范有几个条件：（1）采访的目的是否“纯粹”？是为了求实，还是为了猎奇？是为了学术，还是为了“换钱”？是为了挖掘一个真实的张学良，还是为了借采访张学良塑造采访者自己？（2）有无采访计划？（3）是否使用了电讯设备？是现场文字记录，还是录音录影？（4）是否经过了加工整理？加工整理的程度如何？

二是哪个版本内容更全面？说的是一件事儿、几件事儿？还是一生的事儿？

三是哪个版本更真实？真实是口述史的生命。影响口述史真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1）张学良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在幽禁期间？还是在自由之后？（2）他对谁说的？是对日本人，还是对中国人？是对家人，是对官员，还是对学者？（3）他是怎么说的？是无意中和人聊天，还是有准备的口述？

四是哪个版本更具“合法”性？（1）张学良本人对版本所记录的内容核实过没有？（2）张学良本人是否认同所记内容，并同意公开这个版本？（3）发表者是否取得了权利所有人的正式授权？

在张学良所有口述历史的版本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藏本最具权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它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最符合学术规范的一个版本。事前有计划、采访时有录音、事后有整理。

第二，它在几个版本中是唯一一部由世界口述历史研究的“重镇”——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完成并收藏的版本。采访者张之宇姐妹俩是受哥大委派，采访的目的不是猎奇，从张学良嘴里“捞”出些轶闻趣事，再拿去换几块美金，或给自己脸上涂层来自名人的“金色”，而是哥大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工作；是哥大起始于1958年“中国政要人物（1911年至1949年）口述资料”庞大计划的后续。采访张学良工作的组织者是哥大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桂励（Ronald Grele）博士，业务指导是哥大收集中国政要口述资料计划的制定者之一——马丁·韦慕庭（Martin Wilbur）教授。这一采访阵容足以说明它的学术严肃性。

第三，它是部头最大、内容最全面的一个版本，字数100多万，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它是张学良百年人生中口述历史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说得最为真切的一个版本。在此前的历次口述中，他对有些政治内幕、政治人物的评价，或避而不谈，或半吞半吐，1992年开始，他才逐渐“解放”，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讲出一些语惊四座的心声。

第四，它是档案资料最为完备的一个版本。档案资料包括145盘录音带、《张学良口述历史60节内容图表》、根据录音整理成的文本、张学良与哥大口述组的来往函件等。

第五，它是唯一经张学良授权公开，并履行了合法手续的版本。张学良对不同的人做过几次口述，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唯有哥大版经他生前授权于2002年公开，也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一部；200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Cengage Learning）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开始对这一口述录音资料的整理工作。整理工作主要由当代中国出版社负责实施。

四、为何权威版本也需要加工整理？

任何口述原稿都需要加工整理。因为任何口述都是个人的记忆，个人记忆受生理、人格、价值观、创造历史时所处的空间地位、距离记忆对象的时间长度及看事物的角度、所处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个人记忆具有主观性、模糊性和不完整性。

记忆永远是经过主观选择后的历史片断，它不可能是历史全貌的整体复

制，而且它一定带有对记忆对象的主观诠释。而历史需要的是真实、准确和完整。因此，对于个人记忆未被选择的关键之处需要修补，对记忆的模糊之处需要澄清，对于零散的记忆“碎片”需要“拼图”。

张学良的记忆也不例外。说哥大版最具权威性，是和其他几个口述版本比较而言，是从采访过程的规范性、采访团体的专业性、所述内容的丰富性、档案资料的完备性、版本的合法性角度而言的，不是说它不需要整理，记忆本身的问题、载体转换过程中抄录错误问题依然存在。

哥大版最原始载体为录音光盘，当代中国出版社拿到录音盘后，组织人员根据录音转抄成了文本，并对近 2000 多页的文本和录音进行了逐一核对，对文本“听不清”部分复听，补充了大量遗漏内容；对将声音载体转成文字载体过程中出现的抄录错误进行了加工，整理出新版文本。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胡玉海教授，日夜兼程，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阅读了口述的全部内容，对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十方面的问题。

第一，主题不集中，主线不突出。哥大版张学良口述历史依访谈次数将其分成 60 个单元，每个单元涉及内容诸多，很难理出主线，也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其主题。

第二，跳跃性强，“东”还没说完，又开始说“西”。从访谈内容上看，每次开始时，采访者都提出一两个或几个主题，有时，张学良围绕主题，只谈了几句，就跳到了另一个主题，有时，从一开始就没按主题去讲。

第三，缺乏完整性，“一地碎片”。由于主题不集中、跳跃性强，造成许多内容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一件事情常常是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不了解背景的人看到的只是“一地碎片”，看不出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的整体面目。

第四，内容重复。从全部内容上看，有一定数量的重复，有的重复不只是一两次，甚至多达三四次。

第五，不准确性。口述涉及到的人名 1000 多个，有的不准确，张冠李戴；个别时间不准确，有的相差数天、数月，有的乃至几年；个别官职、部队番号不准确，本来是旅长说成了军长，本来是一一五师，说成了一一五旅。等等。

第六，史实性错误。有的属于记忆性错误，时间久远，记混了；有的可能是“粉饰性”错误，如他坚持认为是列宁送给他父亲张作霖一把宝刀；有的可能属于错误“故意”，如他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下野了。

第七，句子不完整。有时一句话只说一半，就没下文了，有的根据前后文可以猜出来没说的那半句是什么，有的根本无法猜测。

第八，语法不通，语意模糊。有的句子听录音能听明白，但转换成文字后，离开声音却看不明白了；有的句子的意思能看明白，但文字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要求。

第九，所述内容有的不是历史。很多处是大段大段的闲聊，谈采访时的天气、谈台北交通拥挤、客套话……，与主题无关，与历史也无关。

第十，个别内容涉及他人隐私。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口述历史的权威版本也是需要加工整理的。

五、整理口述原稿面临哪些困惑？

从存在的问题看，整理是必要的，也是困难的，它给整理者带来诸多困惑。

第一，编排体例上的困惑。

如按采访顺序，依采访单元立章，可分为60章。其优点是：（1）保持了口述的原始状态，符合“档案”“不可更改”原则和“原生态”原则，做到了对口述档案“原汁原味”的“保鲜保真”。（2）读者可依据采访顺序了解口述由浅入深的过程，把握张学良在二年口述过程中心态变化的真实轨迹。（3）可为口述史家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未经“人工”雕琢的原始样本，为日后多角度、多层次的考证、辨伪、研究保留一份原始记录。缺点：所述主题不够集中，内容零散，层次不明，各单元内容重复，非专业研究人员对此可能感到不便。

如将60个采访单元打乱，按历史时序和所谈内容集中归类，重新确立章目。这种方法也是优劣参半。其优点是：（1）整体性强。内容集中，主线突出，层次清晰，现有公之于世的口述历史大多采用此法。（2）可读性强。将“碎片”“织补”成了一体，情节连贯，故事完整。（3）文字简洁，去除了重复、罗嗦，节省版面，也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减少了许多猜测。缺点是：（1）破坏了口述的原始状态，品尝不到“原汁原味”，降低了“口述档案”的价值。（2）现代口述历史的“问答式”不见了，采访者与口述者的互动环节没有了，口述历史的特点被淡化。（3）张学良口述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轨迹被遮蔽，去掉所谓“冗余”信息的同时也毁掉了研究者考证的线索，为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不便。

第二，“半截话”带来的困惑。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半截话”比较多，有几种“半截话”比较难处理，